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老紅樓建築評析

National Taichung First Senior High School Architecture Analysis

凌宗魁 中原大學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

Ling, Tzung-Kuei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Cultural Property Preservation Center

摘要

構成教育空間的校園建築規劃，影響學生的教育養成甚鉅，而校園中的重要建築與它們的歷史故事，很容易成為校友們或整座城市的精神原鄉，甚至即使消失多年，其所代表的象徵意涵和承載的認同凝聚力量仍不容小覷。本文的主角臺中一中老紅樓，因其所承載的歷史和建築風格，即是這樣一棟足以代表校園和城市的建築，對於未來城市發展，仍能夠為社會帶來不少啟發。

前言

構成教育空間的校園建築規劃，影響學生的教育養成甚鉅，而校園中的重要建築與它們的歷史故事，很容易成為校友們或整座城市的精神原鄉，甚至即使消失多年，其所代表的象徵意涵和承載的認同凝聚力量仍不容小覷。本文的主角臺中一中老紅樓，因其所承載的歷史和建築風格，即是這樣一棟足以代表校園和城市的建築，對於未來城市發展，仍能夠為社會帶來不少啟發。

臺中一中創校緣由

在清朝統治臺灣時，因渡臺百年來拓展墾殖、軍功受封和樟腦專賣事業等戮力經營獲得成果，在臺灣無論文治武功的名聲和財富皆到達頂峰的霧峰林家，面對政局丕變，第六代族長林朝棟抗日無成，且身為朝廷命官不事異族，遂奉旨舉家遷回大陸。待大局漸穩，

其子林資鏗(字季商，號祖密)回臺處理家產，見日人欺壓同胞，決意棄臺返閩，並於1913年向駐廈日本代表處申請退籍，改向中華民國政府內政部申請入籍，成為第一位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臺灣人，資鏗回閩，也造成下厝系在臺灣的活動和影響力式微，漸轉而由頂厝系發揮影響力(邱莉慧等，2010)。

林家頂厝的林朝琛(字獻堂，號灌園)與朝棟同輩，十九歲時接掌家業，後成為臺人非武裝抗日最重要的領導人物。明治40(1907)年林獻堂首遊東京，由神戶返臺前途經奈良，於旅社巧遇是時旅居日本的思想家梁啟超，林素讀梁文章，久仰大名欣喜非常，兩人雖然語言不通，但靠筆談也相談甚歡。林就民族自由問題請益於梁，梁啟超坦白告知，中國內憂外患的處境自顧不暇，三十年內絕無餘力幫助臺人爭取自由，故奉勸臺人同胞切勿輕舉妄動從事不必要的犧牲抗爭，應效法愛爾蘭人與英國朝野交往，逐步取得在國會中的議席，先爭取參政權，增添自身影響力，進而與英國分庭抗禮。明治44(1911)年春，梁啟超應邀來臺十餘天，在下榻林家期間，與林家主人促膝長談，勸勉林家的知識份子不可「以文人終身」，須努力於政治、經濟，以及世界社會、思想動向等學問，並即席舉列兩百種東西方名著，其中包含諸多歐文翻譯的日文著作，臺灣知識份子也經由梁的訪臺，擴大了四書五經以外的世界觀。爾後編著「林獻堂先生年譜」，多年追隨林獻堂的葉榮鐘，曾明白闡述這幾年間梁林邂逅到交往的意義，認為其對於奠定林獻堂一生所領導的柔性抗爭民



圖1



圖2

圖1、圖2 地方仕紳與臺中廳向總督府申請創校請願書。(林文龍, 2011)

族運動產生關鍵性影響，包括1914年邀約日本政治家板垣退助伯爵共同發起，旨在消除內臺人民差別待遇的「臺灣同化會」、自1921年以來連續進行13年，期能爭取臺人立法權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可說都是在這次會晤下的思想具體行動(王世慶等, 1991)。

大正3(1914)年，林獻堂的祖母羅太夫人八秩大壽，林家本欲撥款萬金辦理慈善事業為夫人祝壽，時為林獻堂秘書，與林家交往熟稔的彰化人甘得中，建議創立獎學金資助優秀學生。幾經討論，最後鑒於日人已於明治31(1898)年成立的總督府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尋常中等科(今建國中學)，並於大正3(1914)年成立總督府臺南中學校(今臺南二中)，皆為專供日人子弟就讀之中等學校，而民族意識最為興盛之中部地區卻仍無中學，遑論專供教育臺人子弟之場所，並決定創立一所收納臺灣人的私立中學，使臺人子弟擺脫歧視與差別待遇。故林獻堂先主動增加捐款一倍，林獻堂的堂兄林朝璣(字烈堂)也捐獻臺中州臺中市新高町百18番地15000坪的樟樹園土地做為校地，並向辜顯榮、吳德功等紳商連絡，籲請全臺紳商共襄義舉，最後募款24萬8千8百20圓，向當時的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請願成立中學校。由當時捐款明細可見，個人捐款金額最多者為鹿港辜顯榮的3萬圓，而發起者霧峰林家成員合計捐款4萬7千8百圓，則為家族捐款者之首位(林文龍, 2011)。

這樣的舉動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林家透過象徵永恆的硬體設施建設，呈現對於孝道的實踐，但其手段

其實等於是挑戰官方體制，把教化被殖民者的權力由統治者拿回自己手中，尤其是與南北兩所官立中學校相抗衡的意味明顯濃厚，這對總督府而言是難以接受的。總督府原本對於臺人的教育不太用心，認為初等的公學校教育使臺人能夠識字守法，便於管理即可。但民間興學理由正當，不予答應恐落發展不均，厚此薄彼口實。衡量情勢，佐久間總督回覆以「民間自行創校興學本屬美舉，個人立場上深為感動，惟此舉涉及政府長期之教育政策，故不可能由民間來創辦。」因而決定接受民間捐款，並以公立方式使學校成立，將辦學權力仍留在官方，由政府派駐校長親自管理。從總督府檔案中的申請建校捐獻清單(圖1、2)可見，這項地方仕紳的義舉，是由臺籍紳商與臺中廳長枝德二取得民政長官同意的官方許可行為，並非超出體制外的反政府舉動，並且觀察請願書中的建造明細(圖3、4)，學校要蓋哪些房舍皆依民政長官要求詳列，金額則由捐款方募集妥當。

捐款方的條件則是該校需以收納臺籍弟子為主，是故大正4(1915)年2月3日獲准成立的「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可說是由臺灣人發起，有別於傳統漢人的私塾教育，為臺灣現代西式教育而成立的第一所中學。列名發起人兼創立委員的臺灣紳商為霧峰林烈堂、林獻堂、板橋林熊徵、鹿港辜顯榮、大肚蔡蓮舫等五人(圖5)，建設委員尚有大稻埕李景盛、新竹鄭拱辰、南投林月汀、嘉義徐杰夫、打狗陳中和等人，並公推明治35(1902)年獲紳章，曾任嘉義製腦組合長、臺中製糖社



圖3



圖4

圖3、圖4 申請臺中中學校捐獻校舍建築物清單。(林文龍, 2011)



圖5 臺中一中創立委員、校長與漢人教師。(王武俊等, 1995)

長，臺灣製麻、商工銀行、華南銀行董事、臺中廳參事及臺中州協議會員，與官方關係良好的林烈堂為委員長，於同年4月舉行第一次招生考試，應考306人，錄取四年制新生兩班100名。雖然在教員方面，整個日本殖民時期只有兩位臺籍的教師在校任教，分別為教授漢文和書法的光緒年間秀才鄭鴻猷，以及教授音樂和漢文的霧峰林家西席林慶。但此校的成立，對於臺灣人教育的意義重大，直到戰後仍難以忽視。

昭和7(1932)年，林烈堂籌立「臺中中學創校紀念碑」，以花崗岩詳記興學過程(圖6)，該碑由鹿港鄭汝南先生執筆(一說鹿港名詩人莊太岳)，內文起頭豪氣干雲，說明了臺人辦學之必要：「吾臺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蓋自改隸以來，百凡草創，街庄之公學側重語言。風氣既開，人思上達，遂有不避險阻，渡重洋留學於內地者。夫以髫髻之年，一旦遠離鄉井，棲身於萬里外，微特學資不易，亦復疑慮叢生，有識之士深以為憂，知創立中學之不以緩也。」在此之前，臺人僅有的公學校教育只側重語文教育，想要接受更多知識，

且家中經濟能力許可，就要年紀輕輕離鄉背井到日本去求學「是故此校成立包含了柔性的社會階級顛覆意義——全臺灣各地的「一中」皆為日人子弟就讀，較晚成立的「二中」才有輪到臺人子弟的機會。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在其著作「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中，便指出臺中一中的成立活動，可謂「臺灣民族運動之先聲」，而從此校創建的過程，也可看出梁啟超在林家播下的迂迴抗爭思想種子，正以多元形式積極的開花結果。

臺中一中選址解析

明治28年(1895)，總督府計畫在清代臺灣舊城一帶規劃新式城市。臺灣民政支部長兒玉利國，原本參考歐洲巴洛克城市的同心圓放射狀街道，欲如同臺北和臺南，以圓環做為都市規劃的主要語彙，達到全景監控的城市管理目的。次年總督府設臺中縣，新任知事朴牧真透過民政支部推薦，聘雇由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介紹來臺從事水道調查規劃的芭爾登(William Kinninmond Burton)，及其帝國大學土木學科門生濱野彌四郎，重新設計了臺中的上下水道與都市計劃，同年即提出詳細的《臺中市區新設意見書》及《臺中市街區畫設計報告書》。兩書陳述放射狀市街有圓弧建築建造不易、易造成市中心狹隘、水道系統配設不便等缺失，已逐漸為歐洲新設城市所捨棄。遂建議以邊寬90公尺的棋盤格狀系統，搭配以斜角貫通的寬闊主幹



圖6 創校紀念碑。(臺中一中校史室藏)



圖7 昭和2年的臺中市區改正圖。(何培齊, 2009)

道，化解垂直道路系統的交通不便，再劃設公園預定綠帶、圖書館、博物館、水源地等避難開放空間，全盤整治市區水道，考量展現交通、衛生、防災和休閒等近代都市計畫的觀念，將臺中打造為現代化都市。明治33(1900)年，新任縣知事木下周一再將爸爾登版本的計畫略做調整，決定州廳、醫院、郵局、銀行等公共建築的敷地配置後，便公告實施《臺中市區改正計畫》，比臺北還早半年，是為日本殖民時期在臺灣最早實施的都市計畫，其規劃成果影響臺中都市發展至今(黃俊銘, 1994)。

大正5(1915)年5月，新成立的「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因為校舍尚在興建，便商借臺中小學校(今市立大同國小)校舍舉行開校式，並且租用「武藏屋」旅社為學生宿舍，所有學生全部住校，直到次年學生寮落成，再次年(1917)新校舍竣工才正式遷往新校區。觀察昭和2(1927)年的市區地圖可發現(圖7)，不同於位在市區的臺中小學校和公學校(今市立忠孝國小)，是時市區棋盤方格內皆已佈滿商店與住家，中學校為取得更寬闊的校園發展空間，便設於林烈堂所捐獻，城市東北角水源地旁的大片樟腦樹園和公共墓園空地，有意將遠離市區的校地週遭規劃為一個大型機構的群落區塊，如農事試驗場、商業學校(今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等，從學校的操場也可看到水源地內高20公尺的貯水塔。而臺中市的校園選址也持續維持這樣的原則，如後來的第二中學校(臺中二中前身，後簡稱中二中，址為今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師範學校(今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等，也都在當時仍為城市邊陲的角落各據一方。

大正8(1919)年內閣發布「臺灣教育令」，區劃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門教育、師範教育等，即為「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改制「臺中公立高等普通學校」的法源，而該校既在成立之初即被總督府收歸官方管理，在大正10(1921)年公立中學校官制隨地方行政區劃分為五州二廳，將中等學校移交各州管轄，更名為「臺中州立臺中中學校」之前，屬於總督府直接管轄，是故由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直接設計建造。臺中公立高等普通學校的四年學制，比起供日本人子弟就讀的中學校修業年限還少一年，以防範臺籍弟子畢業可如同中學校系統的日籍弟子直接報考銜接專門教育，威脅日人教育優勢地位，並於臺中再創設一所專供日人子弟就讀的「臺中州立臺中第二中學校」。直到大正11(1922)年在「日臺共學」的前提下修正「臺灣教育令」，才將「臺中州立臺中中學校」再改制為五年制的「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後簡稱中一中)，從當時田健治郎總督時期公布的《總督府府報告告示第51號》，即可窺見一中錯綜複雜的制度與名稱更改之路(圖8)。

告示第五十一號 臺灣公立中學校ノ名稱、位置及設立國體名左ノ如シ 大正十年告示第八十九號及大正十年告示第九十一號ハ之ヲ廢止ス 大正十一年四月六日 臺灣總督 男爵田 健治郎			
名	稱	位置	設立國體
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二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三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四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五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六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七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八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九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十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十一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十二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十三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十四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十五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十六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十七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十八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十九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臺中州立臺中第二十中學校	臺中市	臺中市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設置認可

圖8 大正11年告示公立中學校名稱、位置與記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圖9 臺中州知事官邸。(何培齊, 2009)



圖10 物產陳列館。(何培齊, 2009)



圖11 公共埤圳聯合會事務所。(何培齊, 2009)



圖12 臺中火車站。(何培齊, 2009)



圖13 臺中公會堂。(何培齊, 2009)



圖14 大屯郡役所。(何培齊, 2009)

臺中一中校園建築設計理念

中一中改制之路雖筆路藍縷，校園建築設計的講究卻沒有差別待遇，與大多數日本殖民初期成立的校園建築一樣，使用印有「S」標記的清水紅磚做為主要建材，因此被師生慣稱為「紅樓」。(「S標記」是屬於英商「撒木耳煉瓦會社(Samuel&Samuel Company)」，抑或是日商「鯨島商社(SA ME JI MA)」，目前尚無定論。)因清水磚牆施工厚實精良，二樓樓板僅以木樑與木版架於牆上即可使用。而觀察其設計之慎重，華美壯麗程度較之已於明治42(1909)年落成的臺灣總督府中學校紅樓亦不遑多讓；比起同年成立，校舍於大正4(1915)年竣工的臺南中學校紅樓更是猶有過之。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本土學院訓練的建築設計人才，取法歐西各國建築風格，依照各人生涯機緣和業主偏好，分別被史家歸類為英、法、德、美等各派(藤森照信, 2011)。其中來到臺灣的，雖然絕大多數為英國派辰野金吾的門生，但依照不同建築功能的需求，熟稔各國建築特色的專業技師，仍能隨需求選擇各國風格混合轉變靈活運用。總體而言，日本殖民初期的臺中公共建築，雖然構造技術工法相似，但是基本上可以

從外觀區分出兩大文化系統。其一是仿石造表面，擁有尺度攝人的巨柱和華美的裝飾語彙，像是歐陸南部天主教興盛地區的厚重古典系統，如州廳、州知事官邸(圖9)、物產陳列館(圖10)、公共埤圳聯合會事務所(圖11)等，表現出較具冷峻莊重的威嚴美感。再者是以裸露紅磚做為主要表情，其間點綴白色仿石帶飾，流行於英國和歐洲中北部新教民族國家的維多利亞風格(在日本又稱其為「辰野式建築」)，如火車站(圖12)、公會堂(圖13)、大屯郡役所(圖14)等皆屬之，表現出較為輕巧、庶民的公眾性格。而當時臺中已經落成啟用的校園建築，有成立於明治31(1898)年臺中小學校(圖15)和臺中公學校(圖16)，則分別屬於歐陸古典和英式的維多利亞風格。

中一中的校舍主體建築，也就是從大門口一望可見的紅樓，在顯著的主要風格分類上，看似可以納入如火車站等具英式特色，帶有紅磚與白色灰泥相間辰野式帶飾和三角山牆的維多利亞風格建築，也與更早落成的校園建築臺中公學校相似。但是觀察其細部，可以發現比起當時英式的紅磚公共建築，中一中更多了一份厚重的威嚴感，此即為設計者巧

妙運用語彙所造成的效果。正立面帶有雙塔樓的西洋歷史主義建築，雖然在平面空間使用塔樓內部的積極意義並不大，但是外觀上得以藉此加強建築量體的立體感，製造壯麗隆重的視覺效果，是公共廳舍很常見的設計手法。日本東京於明治10(1877)年，由英籍法裔建築師布安比爾(Charles Alfred Chastel de Boinville)所設計的工部大學校即可看到這樣的運用。

明治19(1886)年，在工部大學校造家學科任教，為日本引進其所擅長的維多利亞風格之英國顧問孔德(Josiah Conder)之外，伊藤博文內閣政府另聘請德國顧問布克曼(Wilhelm Böckmann)和安德(Hermann Gustav Louis Ende)制訂霞關「官廳集中計畫」，欲為中央行政機構打造更為宏偉壯麗的建築。其中掌理司法的大審院和裁判所(圖17)正立面大門兩側的衛塔雖為磚造，卻在轉角使用強調厚重立體感的粗石砌白色石材框邊，使衛塔更具強勢的存在感，此即為有別於輕快英國維多利亞風格的德意志文藝復興風格；同樣在日本建築界屬於德國派的代表人物妻木賴黃，於明治27(1894)年所設計的東京府廳也採取這樣的表現手

法。此種於正立面衛塔加上石材邊框，使量體造型更為厚實的歐陸風格，即使是英國派的代表者辰野金吾的學生岡田信一郎，也能見到為了強調帝國威儀，在大正7(1918)年落成的大阪市中央公會堂中使用(圖18)。而將德國派的作品，與由英國派建築技師，臺灣總督府營繕課長近藤十郎所設計，落成於大正10(1921)年的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今臺大醫院舊館，圖19)比較，便可發現雖同為正面雙磚塔造型，但因缺少白色框邊，即使玄關門廊使用仿石造雙柱，整體卻仍保有英式建築的輕盈而不致如歐陸風格般厚重。

同樣由近藤十郎所設計，總督府中學校的壯麗校舍宣示了這並非是普及的義務教育(圖20)，而是為了仿效英國的伊頓公學，專門培育菁英的所在。在當時臺北城南一片木造平房住宅和田野之間，矗立一棟加上雙塔後高達三層樓磚構造建築的強大存在感，這樣的氣派在中一中建築語彙的使用上被強化的更為明顯。與較早完成的總督府中學校相比，加重建築語彙的「語氣」，強調框邊的中一中校舍，兼容當時臺中公共建築仿石造與磚造兩種系統建築的優點，比起其他校園建築來得更具陽剛方正的巍然霸氣。



圖15 臺中小學校。(篠原正巳，1996)



圖16 臺中公學校。(陳千武，1997)



圖17 東京大審院與裁判所。(石黑敬章，2001)



圖18 大阪市中央公會堂。(筆者攝)



圖19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筆者攝)



圖20 總督府中學校。(筆者攝)



圖21 初建時古典門柱。(臺中一中校史室藏)



圖22 主樓南向正立面細部。(臺中一中校史室藏)



圖23 玄關大門楣飾。(臺中一中校史室藏)



圖24 側翼角樓細部裝飾。(臺中一中校史室藏)



圖25 北面廊柱造型。(臺中一中校史室藏)



圖26 主樓北向背立面。(臺中一中校史室藏)

中一中正門最初為一對上設有鑄鐵雕花立燈，造型樸拙厚實的西洋古典風格門柱(圖21)，後改為呼應紅樓衛塔立面轉角邊框的厚重砌石造型。進入大門後見到的主要建築紅樓，其衛塔不但用仿石造建材為紅磚牆面砌上厚實白邊，立面安排牛眼盲窗、辰野帶飾等古典語彙增添變化、女兒牆雕花欄杆和灰泥線腳的設計質量亦相當高(圖22)，不過女兒牆後方不像日本的大審院和東京府廳等強調高聳屋頂線條的德式建築，而是一般英式斜屋頂的桁架做法，縱觀高聳的馬薩式屋頂，在臺灣多用於行政官廳強調殖民政權威儀，較少使用於校園建築。進入建築的正門則以弧拱做為雨庇(圖23)，兩側由走廊延伸到盡頭的次要入口，立面在二樓以上以仿石造材質做出對柱造型的壁飾(圖24)，呼應衛塔的兩條白色框邊也增添表情的豐富，純熟手法明顯是出自受過專業學院訓練的技師手筆。

在兩翼延伸的教室走廊，當時大多數的磚造中學校校舍，皆使用連續圓拱圈的語彙塑造符合歐洲修道院氛圍的學術想像，帶有優雅柔性的學院風格，如臺北的總督府中學校、臺南中學校和臺南高等女學校等。但在中一中的紅樓卻看不到連續圓拱，而以具有

相當厚度的仿石材做為樓板收邊和柱腳基座，呈現的是如同官廳建築般的剛硬線條(圖25)，為殖民早期的臺灣校園建築中非常特殊的案例。面對操場的北向立面，主樓少了衛塔陪襯，兩翼也因面東北向而無設置陽臺，表情不若西南向正立面具有光影強烈的立體感而顯得較為樸實，語彙使用也沒那麼繁複(圖26)，是設計者反映風土條件的適當安排。但由教室延伸而成的雁形配置，則又因為日照因素而採用具有陽臺的設計，增添量體的立體感(圖25)。內部配置方面，由紅樓一樓進入玄關後，正中央為事務室和教職員辦公室，較先建造的東側依序為校長室、保健室和習字室；西側則為教官室和圖書室，兩翼和二樓則皆為教室，此為典型的古典對稱空間，使位在中央的管理者便於掌控全局的典型配置。

至今雖仍無直接證據可顯示中一中紅樓的設計者為何人，但從上述建築語彙及配置觀之，明顯受到時任職於於總督府官房營繕課的近藤十郎作品及校園論述之影響。近藤十郎發表於明治39(1906)年4月出任臺北成淵學校校長，當時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論示：「應即重建校舍，擴張教育事業」。6月近藤十郎即於《臺灣教

育會誌》發表〈學校建築の理想(附、校旗掲揚の主張)〉一文，12月再於同刊物發表〈小學校々舎の配置法〉，揭櫫他同時身為建築專業者與教育工作者，對於校園建築規劃的基本原則理念，摘述如下。他認為校園建築首重「衛生、便利、堅固」三要素。以防災防震的需求而言，明治24(1891)年發生的濃尾大地震記憶猶新，明治39年3月又甫發生嘉義大地震，兩者震度皆高達7級以上，臺灣位於地震帶，校園建築需首重結構強度，才能抵擋大自然的考驗，面對火災不定時的侵襲則應採用高規格的防火建材，若是接受教育的子弟在校園中因為建築設計規劃不良而有三長兩短，校方便無顏面對將其未來託付給學校的父兄。

空間規劃方面，能引進明亮光線的高大窗戶、寬廣天井和走廊則為學生在校學習活動的空間品質所需。採光不良的教室，學生容易產生視力問題；通風不良的教室，則容易引發呼吸道方面的疾病，可見校園硬體對於學生健康影響甚鉅。而在美學上的要求，應秩序整然，風格調和統一，不需要太過累贅的裝飾，方能成為學生培育品行的精神象徵。整體配置一定要注重太陽光線的照射方向與時間，臺灣日照時間長，陽光強烈，教室可借其提昇室內明亮並保持衛生，但要避免直射帶來的炎熱和不適，所以適合以走廊環繞教室，尤其南向有絕對的設置必要。在古典中軸對稱的原則下，距離校門入口最近的建築中央量體必然是配

圖27 近藤十郎繪製的校園建築配置參考。(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內臺灣教育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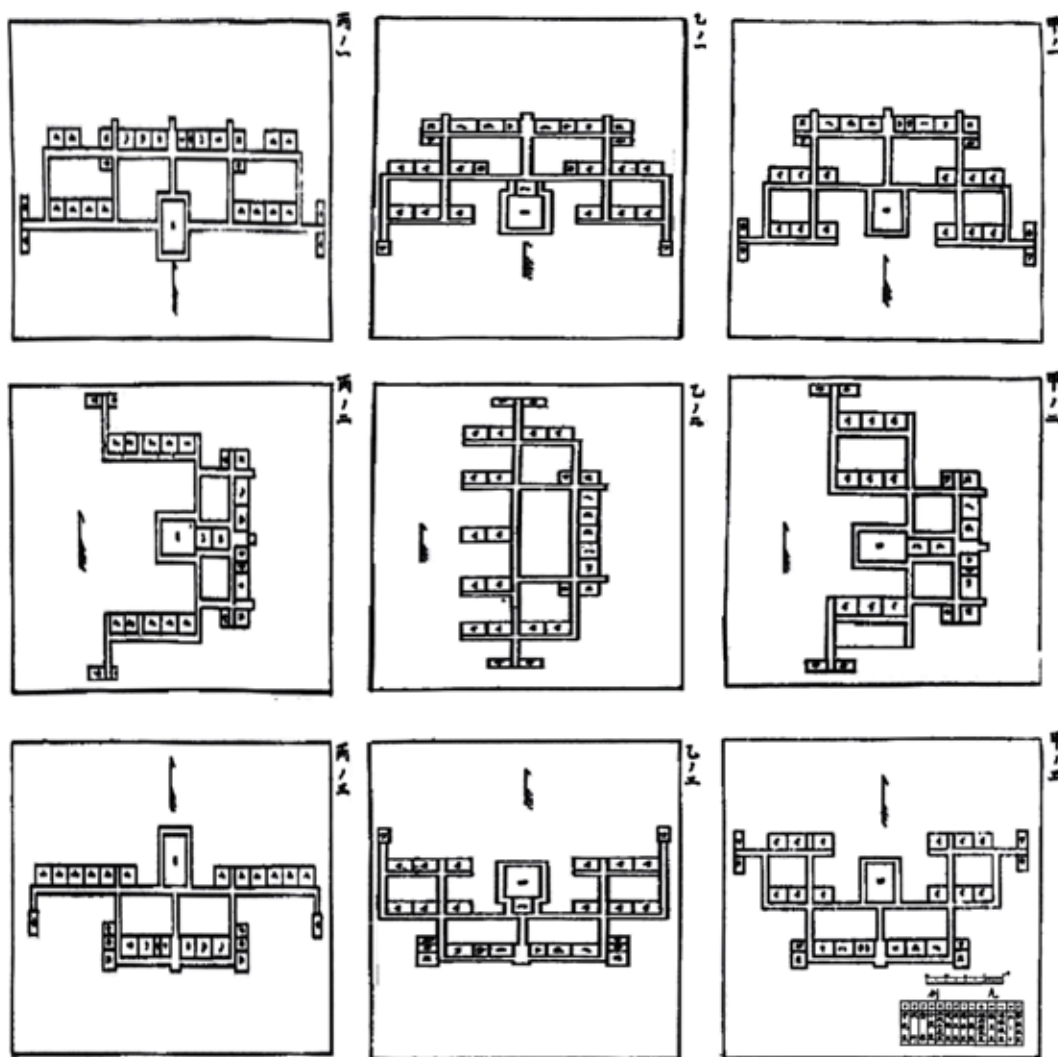




圖28 雁形配置的中一中紅樓。(陳千武, 1997)



圖29 臺中二中。(筆者攝)



圖30 中一中刊物封面的紅樓身影。(臺中一中校史室藏)

置教師辦公室的所在，穿越中軸即可展望操場，對於向兩翼延伸的教室也能進行有效管理。此外近藤十郎尚對講堂、圖書機械(教具儀器)標本室、理科教室、歌唱教室、縫紉教室、值日室、室內操場、廁所、樓梯、小使湯沸所(工友房與鍋爐間)等各種空間需求提出設計理念闡述，此外各種教室應以可遮風避雨的廊道串連為一整體，文末並附上其所繪製九種約供學生300人使用的校園格局配置基本方案(圖27)，可觀察正立面皆無朝向下半日照強烈的西邊，而中一中紅樓的雁形配置也明顯依照此原則發展(圖28)。

受過現代化建築教育的日本建築技師來到臺灣任職，除了本身專業訓練對於西方建築的理解和技術知識，寶島臺灣的豐厚文化底蘊，也使得他們在這裡的作品，比起在日本國內的設計色彩更加鮮豔、裝飾語彙的手法也更加大膽。觀察中一中的紅樓，採用迥異於其他學校風格，可說是日本時代臺灣校園建築僅見的德國風格外觀(臺灣另一現存運用此風格的文化資產，是位於臺南的帝國陸軍步兵第二聯隊將校軍官集會所，現為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禮賢樓)，此種欲試圖比擬東京中央行政系統官廳的氣魄，必然經過刻意的考量和樣式選擇。雖然同為官方營繕組織設計的作品，

毋寧說是不能輸給臺北和臺南「一中」，欲與之分庭抗禮的企圖心，倡議創校的霧峰林氏家族宅園中，樣式紛呈、風格多變的宏偉建築群，或許更是透過建築做為總督府權力代表之手段的設計者，不能較之遜色的動力來源。而做為這樣的官方興建校舍，中一中紅樓空間其實也與民族精神的記憶緊扣。根據第16期校友永大機電董事長許雲霞回憶，當時若有具種族歧視意識的日籍教師，在課堂上辱罵學生為「清國奴」，學生雖不敢明言頂撞，卻會集體腳踩木造地板製造聲響以表示抗議(王武俊等, 1995)。

儘管學制與日本人的中學校並不相同，但在當時公學校畢業的臺人子弟已屬少數，能在中一中接受教育的更是上層階級，或是在課業上萬中選一的優秀子弟，「校舍」成為一個校友確立自身獨特地位的精神象徵，也是異族統治下民族意識認同的堡壘。大正11(1922)年修改「臺灣教育令」之後，總督府原欲將成立予日人子弟就讀的中二與中一中校名對調，而新建校舍的建築設計也仿造一中的形式(圖29)，最大的差別則是在衛塔並無使用歐陸系統的仿石造框邊而顯得較為樸實。後因學生與家長皆無法接受這樣的決議，第二任校長小豆澤英男也堅持不願改名只好作罷。在各式各

樣的學校刊物封面，也可發現紅樓成為一種足以代表學校的符碼，被以各種形式圖像化(圖30)。

而除了最主要的紅樓，中一中尚有其他承載校友集體記憶的設施，反映不同時代在中一中求學學子們的生活樣貌。在紅樓完工之前先出現在學校的是大正5(1916)年的學寮(圖31)，為木造單層斜屋頂的日式傳統木造建築，整體平面呈「田」字型，主體為以中央廊道串連三排西北至東南方向配置的長條宿舍容納住校學生，並圍塑出四個花圃內院，提供農事方面的教育場地。昭和11(1936)年，日本政府確立南進方針後，陸續推行一系列的皇民化運動，因應此政策的精神基礎神道思想，校方也於校內西北角設置校內神社(圖32)，並舉行鎮社祭，供師生每日參拜，戰後則先改建為閩南翹脊屋頂，後改建為中國北方園林風格的涼亭「光中亭」。此外於昭和16(1941)年尚有體操和武道館(圖33)、農具與軍械倉庫(圖34)等反應時代教育需求的建築陸續落成。而至今僅存的日本殖民時代建物，則是於昭和13(1938)年落成，於今做為校友館使用的講堂(圖35)。該建築棟札仍存(圖36)，由於邁入初期現代主義時期，新建講堂已不見歷史主義的古典裝飾特徵，

而朝向帶有裝飾藝術風格的設計理念發展(圖37)。有趣的是從校園空間觀之，日本時代的課程和學生社團，除了柔道、劍道、相撲、軍訓等帶有軍國主義思想和武士精神的活動相當活躍之外，整個校園內尚設有六個網球場(圖38)，也呈現了上流社會課餘活動的西化想像。

戰後高等教育逐漸普及，校園建築目的僅需考量使用便利的機能性和能容納更多學生的空間量，流行的建築形式與風格以簡潔實用的國際樣式為主，不再具備以壯麗景觀做為認同象徵的意義競逐作用。民國58年接任的段茂廷校長，以校舍老舊為由，花費一年時間將校內日本時期興建的房舍盡數拆除改建，惟獨保留較晚興建的禮堂。根據中一中學生訪談段校長的回憶，是因為當時行走於紅樓木製地板之上會發出聲響，太過老舊，並認為在學校大興土木是為了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環境。但全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興建的其他磚造中學校，堅固堪用者所在多有，此理由實無甚說服力，是故當時許多師生對於校方這項決定持反對態度。為平息質疑，校方延請後來擔任榮譽校友會長，時任臺灣省議長的故副總統謝東閔先生回校參觀新校舍



圖31 學寮大門。(臺中一中校史室藏)



圖32 校內神社。(臺中一中校史室藏)



圖33 體操與武道館。(臺中一中校史室藏)



圖34 農具軍械倉庫。(臺中一中校史室藏)



圖35 講堂。(臺中一中校史室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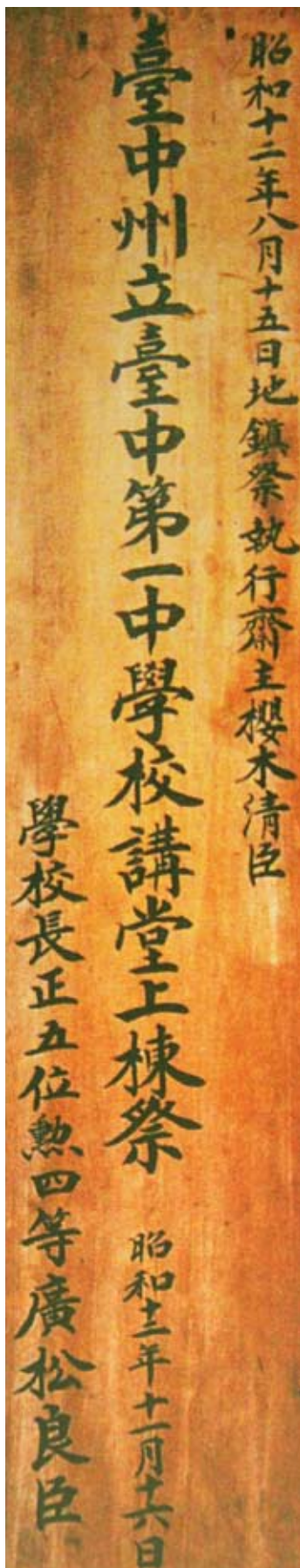


圖36 棟札。(臺中一中校史室藏)

模型展示，演講勉勵師生「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做為中一中校友政壇成就相較高者且為重要官員，謝副總統對於拆除重建的支持態度，相當有效的促成改建工程進行。

民國59年拆除紅樓與三排木造學寮，同時興建莊敬樓、圖書館及慎思樓為第一批大規模改建的新建築，次年底竣工，並於61年初舉辦校慶暨新建校舍落成剪綵典禮。往後校園持續拆除老建物及增築新建物，不斷在因都市擴張而發展受限的校地上將校園地景抹去重寫，林烈堂所立的「創校紀念碑」上日本時代年號也被刨去重刻為中華民國紀元。時至今日，民國61年落成的三棟新校舍，僅有原來紅樓位置的莊敬樓尚存，其餘皆已改建為更高層的校舍，反映學生人口成長和新式科目的空間需求與校方土地壓力。然而紅樓雖本體無存，但在校園的新建建築中，卻可以看到大多數皆採用紅色面磚和簡化後的歷史語彙，以後現代手法維繫紅磚校園意象的設計作品，而在民國95年，由校友李俊仁建築師事務所完成設計的景賢樓(圖39)，更是直接在正立面複製老紅樓的山牆語彙(圖40)。至今也仍有學生社團以紅樓精神自許，足見建築對於凝聚群體認同，跨越時代的影響力。



圖37 講堂為今日碩果僅存的日本殖民時期建築。(筆者攝)

從中一中看臺中建築發展未來期許

物庶民豐，思想自由的臺中盆地，相較於首邑臺北，在異族殖民史上曾經是個充滿自主意識的文化抵抗之地。傳頌反抗思想文學，第一個臺人成立的詩社「櫟



圖38 網球場與紅樓關係。(陳武雄，2000)



圖39 2006年新建景賢樓。(筆者攝)



圖40 原紅樓全景。(何培齊, 2009)

社」、第一家民營的商業金融機構，成立時臺人持股多於日人的「彰化銀行」、為殖民地爭取民族自治權益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源地都在臺中，以及第一間臺人爭取成立，專供臺人子弟就讀的中學。而中一中更是曾在大正8(1919)年因學生與日人商店之女戀愛遭阻而發生反種族歧視的抗議行動「洗濯屋事件」、改制後堅持不改校名的抗議事件、昭和2(1927)年爭取學生自治的「炊事事件」和響應臺北師範學校學潮的「同盟罷課事件」、民國47年自發募捐支援823砲戰的「金門運動」，各種豐功偉業不勝枚舉，並以獨立思考和自由主義傳統的學風而自豪。校園本身也見證諸多大時代的動盪變遷，如昭和19(1944)年曾為日本軍隊進駐使用、戰後做為「聯南第十三民主義講習班」和「中國童子軍臺灣省臺中市第二團團部」的教室等。而1970年代以來中一中的大舉翻新，可謂戰後「破壞性建設」的現代性思維，取代日本時期在脫亞入歐思維下「西化等於現代化」理念的具體行為，建造與拆除兩者皆反映時代需求，物換星移本為常態，褒貶由人並無定論。回首歷史，將來的臺中要用怎樣的建築表情來做為當下這個時代的見證？中一中紅樓的故事提醒我們，本當應以實存空間做為人們仰望和情感投射對象的建築物，如果是能夠嵌入城市發展歷史脈絡、凝聚使用者集體記憶的好設計，甚至有可能在拆除數十年之後，仍然讓校友和市民緬懷不已。而臺中能夠挖掘的文化記憶如此豐厚，尚存在的許多文化資產也具有相當的歷史和美學價值，卻並非都已得到適當的對

待和利用，若是主事者有給市民更好的城市環境的決心，仍有許多值得善加發揮的機會。

本文取材感謝《臺中市臺中一中校友會》秘書游秀華女士熱心協助，中一中相關影像與歷史資料大多來自臺中一中校史室典藏；並感謝審查委員指正及給予寶貴建議。

參考資料

- 王武俊等(1995)《臺中一中八十年史》，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臺中。
- 王世慶等(1991)《霧峰林家之調查與研究》自立晚報，臺北。
- 林文龍(2011)《百年風華臺灣五大家族特展圖錄：霧峰林家》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
- 邱莉慧等(2010)《霧峰林家與臺灣新文化運動》臺北市府文化局，臺北。
- 近藤十郎(1906)〈學校建築の理想(附、校旗掲揚の主張)〉《臺灣教育會誌》第51號(1906/6)，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內臺灣教育會，臺北。
- 近藤十郎(1906)〈小學校々舎の配置法〉《臺灣教育會誌》第57號(1906/12)，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內臺灣教育會，臺北。
- 黃俊銘(1994)《日據時代臺中的市區計劃》建築師雜誌第235期(1994/07)，臺灣省建築師公會，臺中。
- 藤森照信(2011)《日本近代建築》黃俊銘譯，博雅書屋，臺北。

圖片來源

- 王武俊等(1995)《臺中一中八十年史》，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臺中。
- 石黑敬章(2001)《明治・大正・昭和東京寫真大集成》新潮社，東京。
- 何培齊(2009)《日治時期的臺中》，國家圖書館，臺北。
- 近藤十郎(1906)〈小學校々舎の配置法〉臺灣教育會誌第57號(1906/12)，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內臺灣教育會，臺北。
- 林文龍(2011)《臺灣總督府檔案編號0000233900200(19-26)》《百年風華臺灣五大家族特展圖錄：霧峰林家》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
- 陳千武(1997)《臺中市珍貴古老照片專輯—第三集》臺中市立文化中心，臺中。
- 陳武雄(2000)《臺中市珍貴古老照片專輯—第四集》臺中市立文化中心，臺中。
- 陳聰民(2005)《棟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 第二冊 學校建築篇／校歌校旗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
- 廖評三(1981)《臺中一中創校第二十三期生畢業四十周年編製紀念冊》臺中一中校友會，臺北。
- 總督府報告告示51號《臺灣公立中學校ノ名稱、位置及設立團體名ニ關スル件》，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篠原正巳(1996)《臺中：日本統治時代之紀錄》致良，臺北。